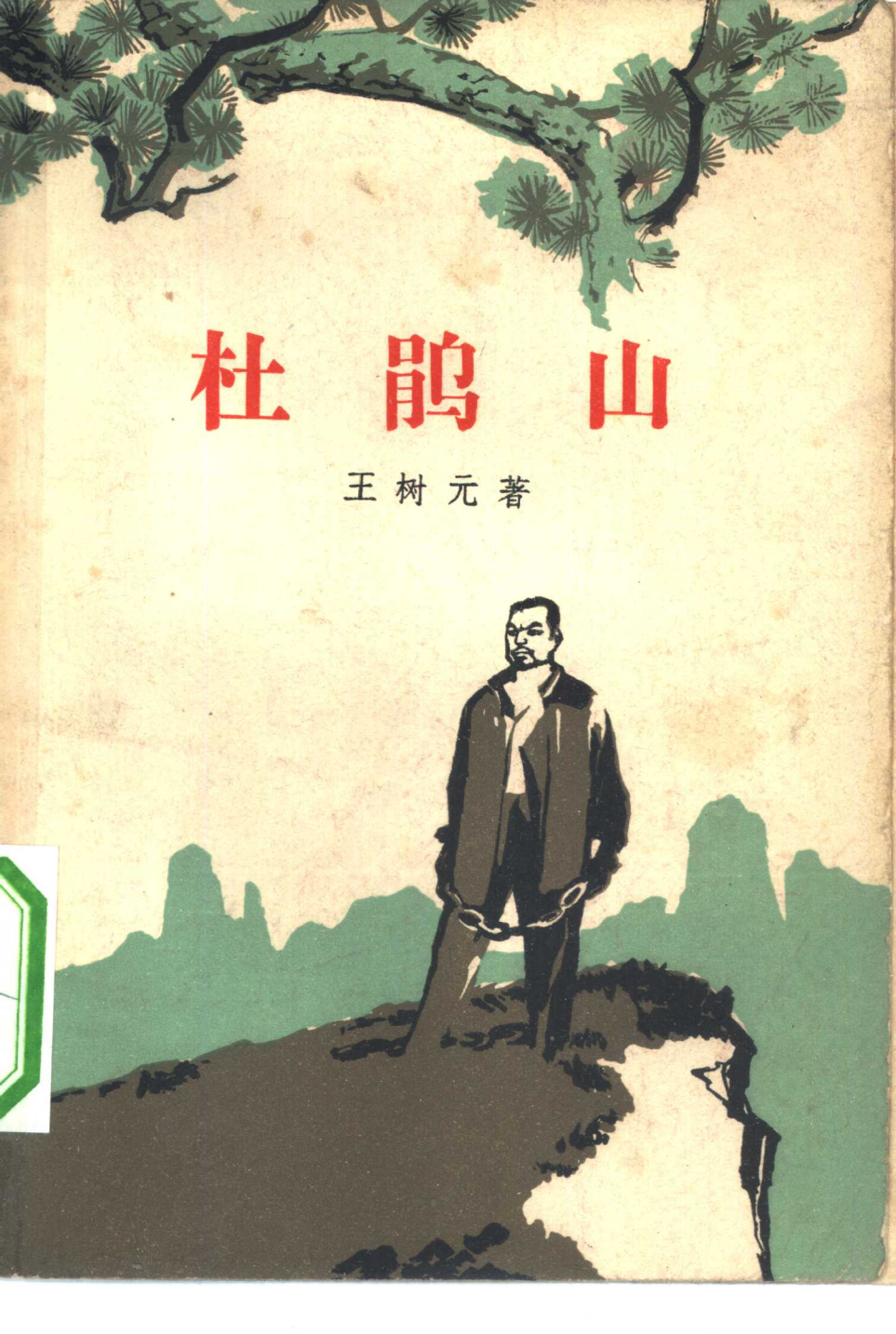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杜 鵑 山

王 树 元 著

杜 鵑 山

(三幕七場 话剧)

王 树 元 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

一 九 六 三 年 • 北 京

內 容 說 明

一九二七年我國大革命時代，杜鵑山上一支自發的農民武裝，在烏豆領導下，三起三落，屢遭失敗。他們想得到黨的指引，知道敵人要屠殺共產黨人，便冒着風險去劫法場，搶來了女共產黨員賀湘。搶來之後，方知賀湘正是黨派到這里來領導他們的。通過她，這支農民武裝得到了黨的領導，走上了自覺、正確的革命道路。

劇本着重描寫了賀湘堅決貫徹黨的鬥爭方針、策略，影響烏豆，教育羣眾，使這支紀律松弛的農民武裝，在艱苦的鬥爭中成為堅強的紅軍鐵血團。通過對烏豆的刻劃和他所領導的農民武裝的遭遇、變化，生動地說明了農民武裝必須在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，才能取得勝利。

杜 鵑 山

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內大街320號)

北京東單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發行

書號 686 字數 73,000 印張 $4\frac{1}{8}$

開本 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插頁5

1963年8月北京第1版

196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01—14100冊 定價(4)0.44元



第一幕 第一場

烏豆領導的農民武裝三起三落之後，弟兄們又重新相聚了。

烏 豆（左四，武 皓飾）



第一幕 第二場

石匠李对老地保說：“我認識你是誰，烏豆
这三粒子弹可不知道你脑壳是肉作的！”

石匠李（梁大成飾）

老地保（楊宝河飾）



第一幕 第二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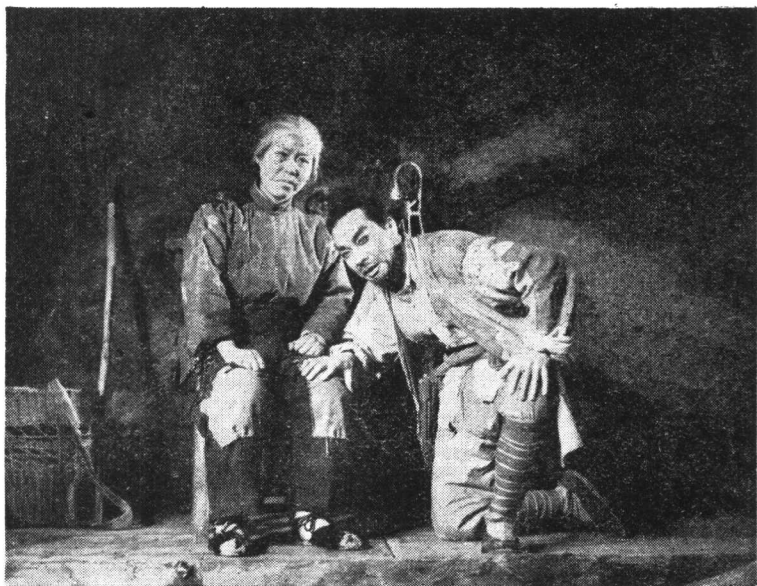
烏豆在法場搶出了賀湘，冒着生命危險替她吸吮蛇毒。

賀 湘（王 頻飾）



第一幕 第三場

賀湘坚决执行党的政策，引起了烏豆的誤会和責难。



第二幕 第五場

烏豆盲動遭到严重的挫敗，向杜鹃媽媽悔恨自己沒听賀湘的話。

杜鹃媽媽（孟金弟飾）



第二幕 第六場

石匠李唵賀湘重伤后給鉄血团的信：“扛稳
紅旗紧跟着党，胜利的前进吧！”

上海人民藝術剧院1963年演出剧照

导演王嘯平 摄影应日隆

人 物

烏 豆——男，四十余岁，紅軍铁血团游击队长。

賀 湘——女，三十余岁，紅軍铁血团党代表。

溫七九子——男，三十余岁，紅軍铁血团队副，后叛变为匪。

石匠李——男，三十余岁，紅軍铁血团队員，后入党。

郑老万——男，四十余岁，紅軍铁血团队員，后为三官渡乡苏
維埃主席。

杜小山——男，十四岁，紅軍铁血团队員，后牺牲。

罗成虎——男，十八岁，紅軍铁血团队員。

周老庚——男，四十余岁，紅軍铁血团队員，后脱离革命。

杜鵬媽媽——六十余岁，杜小山之祖母。

毒蛇胆的长工——男，三十余岁，后为青山乡苏維埃主席。

边区党委联络员。

紅軍铁血团队員若干。

毒蛇胆——男，四十余岁，国民党地主武装靖卫团团长。

老地保——男，七十余岁，后参加革命。

司务长——男，三十余岁，国民党地主武装靖卫团。

寡妇、服毒老者、母亲等群众若干。

靖卫团丁若干。

場 序

序 幕

第一幕

第一場：一九二七年秋，杜鵑山大廟。

——“又敗了！”

第二場：三天后，三官渡墟場。

——“搶一個共產黨”

第三場：當夜，三官渡祠堂。

——“政治，歸你管！”

第二幕

第四場：一九二七年冬，杜鵑山上。

——“要下山，我一人去！”

第五場：當夜，三官渡村頭。

——“黨的決議”

第六場：兩天後夜里，杜鵑山大廟。

——“部隊的命運”

第三幕

第七場：一九二八年春，三官渡墟場。

——“物歸原主”

尾 聲

序 幕

一九二七年深秋。杜鵑山上，霜打叶紅，斑斕瑰丽，闕无人迹，一片寂靜。

忽然，枪声响了，銅鑼响了，继而人声呐喊：“抓活的，抓活的！”儼然发生了大事！树丛动处，从悬崖上爬下来一个人，穿一身囚衣，戴着手铐脚鐐，他四下张望，发现四处都是敌人，无路可逃了。他咬紧牙关，使尽全身力气，把手铐在岩石上猛力一摔，铐断了；他抓住藤条，奋力跳下另一个山涧，这人便是烏豆。

烏豆，四十开外，高大的身躯，像一棵砍不倒的大树，又像一口撞不碎的铁钟。他饱经风霜，历受战火，袒露的厚胸里像是埋藏着千斤炸药，一双熾烈而沉浊的眼睛里，跳动着躁热而悶郁的光芒。

毒蛇胆帶靖卫团丁及老地保追上，搜索。

毒蛇胆，四十余岁，尖瘦刁毒，过度的放蕩与吸鴉片已抽干了他的血，一身黑飾，前胸处挂着一枚銅制的国民党徽。

老地保，銀鬚飘飘，世故得可爱，胆小得可笑。

搜索，但，一无所有！

毒蛇胆（咬牙切齿）又跑啦！

老地保 誰？

毒蛇胆 烏豆！

老地保 烏豆？（后退三步，銅鑼當的一聲，滑落地下。）

毒蛇胆 怎么？怕啦？

老地保 今年秋天，領着千把飢民打開縣城造了反，燒了大堂砸了獄，把令尊老大人……綁赴長街，殺頭祭了大旗，自稱紅軍鐵血團的那個窮漢頭，就是他？

毒蛇胆 他說他是紅軍，可他不是紅軍。他是自己豎旗杆干起來的。這幫窮鬼，聚了散，散了再聚，三起三落啦！我們炮樓里押着的那個女共產黨，就是秋收暴動的共產黨從湖南派下來和他取聯系的！要是他們一碰上頭，那可是虎生雙翼，事情可就鬧大啦。給我喊！

老地保 （鳴鑼喊話）哎——烏豆聽着，快下山投靖衛團，大隊長有話，只要你下山，靖衛團大隊副的金交椅就是留給你的；下山吧！山下有你的高官厚祿！

回音遙遙，但無人應聲。

毒蛇胆 再喊！

老地保 你要是執迷不悟，投了共產黨，那……

毒蛇胆 那可是冤家路窄，休怪我毒蛇胆不講綠林的義氣！

仍無人應。

毒蛇胆 燒！

頓時間大火弥漫，烈焰冲天，杜鵑山上成了一片火海。火焰中，紗幕上出現三个紅色的大字：“杜鵑山”。

火烟消散，紗幕起……

第 一 幕

第 一 場

紧接序幕，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个古庙的前庭。佛殿已年久失修，荒草落瓦，断碑残牆，有耳門通外，殿前一棵古柏，白衣翠羽，拔地挺天而立。山門内的大殿前，往日誦经的坪場上，如今已被人开荒种了庄稼。

幕启，杜鹃媽媽正在坪場上揚麦下种。杜鹃媽媽六十余岁，銀鬢霜发，目光慈祥，給人一种沉韌而深远的感觉。她抓起一把麦种，洒下地去，深山里一支女声山歌，随之而起：

雁去秋露白哟，
枫醉蒿草黄！
草黄雁去，
杜鹃山上种麦忙！
种麦忙，泥土香，
麦苗儿抽绿盼春光。

歌声中杜鹃媽媽如有所思，似有所盼，抬头望远山。远山余烟袅袅，残火片片，烧山大火未熄。忽然，佛殿后庙窗被人推开，抖索地攀上来一只大手，杜鹃媽媽一惊，急收拾农

具，躲入廟房；繼而衣衫殘破、身疲力竭的烏豆，翻窗跳進廟內，口渴，舉起檐下石鼎內積水飲下，又搬起石鼎，吃力地砸腳上鐵鐐，石鼎碎了，鐐仍未開，杜鵑媽媽手提砍柴鋼斧自廟房內出。

烏豆發現杜鵑媽媽，微驚，仍在尋覓砸鐐之物。

杜鵑媽媽走近烏豆，把鋼斧遞到他面前。

烏 豆 （略一猶疑，接過斧子，用力向腳鐐上砸去，當哪几聲，腳鐐開了）喂……

杜鵑媽媽 剛才他們燒山追捕的就是你？

烏豆點頭。

杜鵑媽媽 你犯了什麼王法？

烏豆不語，看杜鵑媽媽身上蒲囊，引起食欲。

杜鵑媽媽 （解下蒲囊）吃好了，快逃命吧！他們還會回來的！

杜鵑媽媽將烏豆的腳鐐壓在大青石下，至門口張望。

烏豆用飯。

杜鵑媽媽 看模樣，你也是個老實作田人，怎麼會觸犯了他們的王法？

烏 豆 （用飯畢）老人家，留個姓名吧，日後好報答你老家人的恩德！

杜鵑媽媽 咳！一碗涼水，几口淡飯，可別這麼說。

烏 豆 滴水之恩，也當涌泉相報！老人家，你留個姓名吧！

杜鵑媽媽 咳！看起來，我們都是一個命的！不瞞你說，

你兴許知道烏豆的事？

烏 豆 （一驚）烏豆？！……知道！

杜鵑媽媽 咳！我家兒子，給田主逼得實在沒有活路啦，
跟上烏豆走啦！好久好久沒有音信，誰知道他們闖
蕩到哪里去啦！聽說他們敗啦，烏豆坐了牢……咳！
這些沒根沒底的話，誰敢信！也許是靖卫团造的謠
言呢？但願杜山他們的事能順手就好啦！

烏 豆 （一怔）杜山？

杜鵑媽媽 那就是我家老大。

烏 豆 你就是杜鵑媽媽？

杜鵑媽媽 （一怔）你是誰？

烏 豆 烏豆，就是我！

杜鵑媽媽 烏豆？！（看看远处未熄的山火，想起了剛才發生的
事，沉重地）這麼說，你們是真的……又敗啦？

烏 豆 敗啦！百十多弟兄都……

杜鵑媽媽 杜山呢？

烏 豆 ……

杜鵑媽媽 怎么？他……

烏 豆 杜鵑媽媽，你心里要放硬朗點，你的好兒子，杜
山大哥，就义啦！杜山大哥，不亏是杜家的好骨血，
人头落地以前，他还破口大罵，一跳三尺。（扶住杜鵑
媽媽）杜山大哥是我的結拜弟兄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是
你的兒子，你就是我的亲娘。这深仇大恨，早晚是要